

青龙剑：深藏屋檐板 留给子孙看

□ 饶道良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把青龙剑。质地为铁、木，颜色呈灰黑色的青龙剑，长条形，两面刃。剑身长74厘米，宽3厘米。剑柄上有一块圆形铁皮护圈。剑鞘由两片硬木合成，五组铜片圈固定，铜片上的纹饰各异，靠护手圈内一组的铜片圈两侧各有一条青龙，故称青龙剑。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王佐所使用的。

王佐(1898—1930)原名王云辉，江西遂川客家人。王佐自幼丧父，童年时随母磨豆腐，十五岁开始学裁缝，3年后成了井冈山有名的裁缝师。他还在罗浮拳师王

冬文那里学了几年武功。1922年冬，王佐和众弟兄在下茅坪的鄂王将军庙内聚义，提出“打富不讨贫，打疏不打亲，打远不打近”。此后，王佐名声大震。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井冈山茅坪后，通过袁文才与王佐联络，王佐同意毛泽东及其部队进驻井冈山山区。10月24日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达荆竹山。1928年1月王佐率部接受改编，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井冈山罗浮乡成立工农暴动队时，王佐将此剑赠给该暴动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官李嗣凤。它是王

佐戎马生涯的历史见证。1930年以后，拿山保卫团总尹豪民得知李嗣凤当过暴动队长并藏有武器，曾多次带兵捉拿他。没料到，李嗣凤将此剑藏在自家房屋的屋檐板里，早已逃往他乡，使得尹豪民落空。

1958年李嗣凤病重期间，告诉儿子李井生说屋檐板里藏有王佐当年送他的一把剑，嘱咐他好好保存，留给子孙们看看。1983年李井生修缮房子时，将此剑取出。1984年10月李井生将此剑捐赠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确认此剑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三百年后解谜案，古战场上觅遗宝

“江口沉银”走进国博

□ 姜天骄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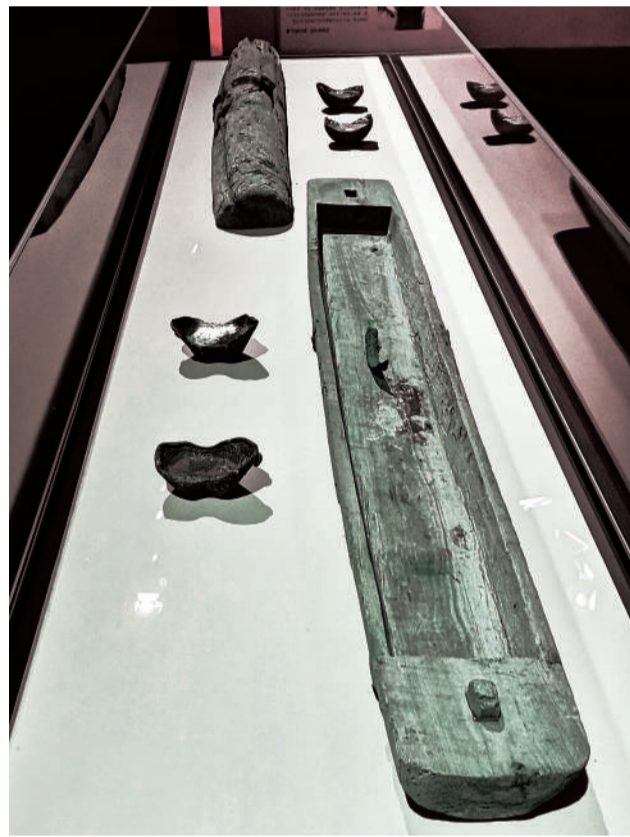
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也是本世纪

明清史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

文物见证历史。这些静静躺在博物馆中的文物在向

人们诉说着张献忠江口之战

那段远去的历史



左图 江口发掘出土的木鞘和银锭。木鞘是在考古中首次发现。

右上图 这是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

姜天骄摄

这几天，国家博物馆有一场重要展览吸引着成千上万名观众。展览的名字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江口沉银”之谜

江口古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区约20公里，是眉山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保护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1646年，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率部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南下转移。部队行至彭山江口河段，遭遇明朝参将杨展袭击，船只被焚，大量财物沉于江底。历史文献中多有关于江口之战和沉银打捞的记载，但几百年来，张献忠是否沉银以及沉银地点，众说纷纭。

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有重要文物在江口岷江河道内被发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单位在2017年和2018年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

展览序厅部分展出了多件重要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1643年，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天启元年长

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是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万历二十七年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这三件文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文物说明着久远的历史

展览的第二部分名为“沉银出水”，展示了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晚期，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不但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通过这些文物，让观众看到3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了上千件与张献忠大西政权直接相关的文物，此次展览中有多枚“西王赏功”钱，册封后宫的金册，以及篆刻有“大西”年号、税种和四川地名的银锭展出。其中“西王赏功”钱铸造于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有金、银、铜三种材质，是用于奖励有功部将的钱形奖章。在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之前，“西王赏功”钱存世量极少。

册封后宫的两件金册，形制与明代册封金册相似，等级极高，为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物证。刻字银锭可见“粮银”“军餉银”等6个税名及四川境内眉州、双

流等12个地名，是研究大西政权银税制度以及张献忠在四川活动范围的实物证据。国家博物馆还特别展出两件馆藏一级文物：“骁右营总兵关防”铜印和《大西骁骑营都督刘禁约》碑拓片，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大西政权建立和军事制度情况。

展览中有一件迄今为止首次考古发现的木鞘。当时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了这块相对完整的木鞘，周边有银锭散落着，木鞘中间也塞满银子。据考古学家考证，木鞘的做法，就是把一根完整的木头剖成两半，把中间掏空，再装进银子，最后用铁或者铜片箍紧。用木鞘装银后，两个人一抬即走，运输起来十分方便，对张献忠这样的农民起义军来讲，非常实用。史书上对张献忠水下藏宝也有大量记载，这件文物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

明代建立了严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展览中有明代册封亲王、世子、郡王以及王妃的金册、银册和金宝，涉及荣、襄、楚、荆、蜀等王府。其中一枚册封蜀王的金宝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据《明史》记载：亲王册封授金册金宝；亲王世子承袭爵位，只授金册，传用金宝。即每个藩王府只有一枚金宝。

展览展出了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的近150枚银锭。其中刻有年号、地点、用项、官员名及银匠名的明代税银，地域涉及河南、四川、江西、广西、广东诸省，不但是明代中晚期征银制度的反映，也是张献忠主要行军路线的佐证。

创新水下考古模式

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和挑战，它是国内首次内水区域水下考古发掘。针对遗址处于岷江河道内的复杂情况，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采用了围堰考古发掘的全新模式。

在岷江枯水期，考古人员用砂石在挖掘区两侧开挖导流渠，将堰堰中的渗水和地下水引流至集中排水区，然后使用10台大功率抽水机，昼夜不停抽水排至堰外。

遗址的堆积层是灰褐色粗砂和鹅卵石构成，更深层则是红色砂岩结构的河床。河床经过流水长期侵蚀，形成多条冲刷槽，出土文物就散落在冲刷槽内。考古人员根据考古分析先画出一个重点区域。在重点区域之外，主要依靠大型机械挖掘泥沙和鹅卵石，反复冲洗过筛，来检查有没有遗漏的文物，而重点区域之内就要完全依靠人工一点一点清理和收集。

展览中还展示了用于探索文物密集区与遗址准确范围的地球物理勘探仪、智能测绘无人机等先进的科学仪器，使观众感受到考古与现代科技的协同合作。

江口古战场遗址还是全国首次志愿者全程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成为全面展示公共考古理念的平台，激发了公众参与考古的热情，拉近了考古与公众的距离。

悦读

《纸上乾坤》：家国情怀凝笔端

□ 付乐

初读《纸上乾坤》便被这承载着厚重文字感书名所吸引。《纸上乾坤》坚守着传统文化的现代立场，力图寻找中国本位。《纸上乾坤》以其独特的世界眼光深情地注视着那些引领时代的探索者。“乾坤”二字包容的是这世间万象，在这纷繁复杂的历史巨幕后，流动着的是一个女子的家国情怀与世界格局，挥洒的是作者与历史的点点滴滴。

东北，是本书作者李旃书写的故乡。在梦里，李旃最终找到了童年的那颗星，像一盏明亮的油灯，触手可及。

记忆中的每一段岁月，或是后悔、时

的赌气或是安逸于一瞬的喜悦，都轻轻地跃在纸上，潜入心里。这是属于李旃一个人的历史，是她得以书写民族历史的生命起点和文学启蒙，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孩由心底散发出的对文学热爱在家国面前升华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

在一次访谈中，她也曾提到“我对作家的定义，就是智慧和担当，以笔，以命，以心，以爱，以思，铺展历史的长卷，讴歌生命的宽阔”，李旃将满腔的家国热血溶于细腻真挚的笔

端，一点一滴雕刻出中华民族辉煌而又苦难的历史。

《纸上乾坤》不仅仅是一部以严谨的考据态度书写历史的著作，更是一部流淌着一个作家想象长河的瑰宝。首先，李旃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小历史的书写。她将独到的女性视野投向了历史的边缘，给不为人们熟知的人类文明以历史的关怀。其次，跨文化视野是李旃书写历史的现代格局，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寻求自身文化发展之根和对于人类文明的致敬。最后，文人的风骨是流淌在李旃笔下永恒的灵魂，是构

建其历史殿堂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的血脉传承。李旃坚守着历史的真实和文人的风骨，让读者得以在严密的考据下，追随其对于历史人物、事件充满哲思意味的思考，回归历史，还原本心。

李旃对这个世界充满美的独到理解，“美不是艺术的对象，而是艺术自身的肌肤和骨肉。美，就是它自身的存在”。《纸上乾坤》是一个游走在时空中的归乡人，带我们拨开历史不为人知的面纱，回归华夏之根，穿越万里，一睹世界之美。

